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列子卷

八五至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九十八

子部

列子卷五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子音棘

曰古

初有物乎

疑直混茫而已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

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

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

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

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

方有極盡乎

湯草雖相答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

也非不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

欲窮無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

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無

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

故重明無極復無無
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

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

齊中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

至海

人民猶是也

如是問也

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

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蘇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秦遠西邠國南濮鉉北

祝栗謂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

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

虛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一生不盡于一形

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

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

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襄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

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

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

俗士也至于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
視聽之所閱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于有方之
境循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于三墳五典歸
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
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常年昧然而俱終故
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
以開視聽之所閱使希風者不覺私伐之自釋束教者
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刻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
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譏于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有不足故昔者女媧

媧音瓜古天子風姓

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
女媧神人故能煉五帝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
不必以器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質相補也

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

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

音老歸焉湯又問

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韋曰渤海

今樂安郡

之東

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

谷

事見大荒經詩會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

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闕

名曰歸墟

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闈

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

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

一曰方丈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

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周

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

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

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

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

色主反注同

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五

山之根無所連著

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

中故無所根蒂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

毒病也

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

隅與

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扞滄海之中玄中

記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番音翻

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

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鼇合負

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

所據反
筭計也

焉

以高下周圍三萬
里山而一鼇頭之

所戴而此六鼇復為一鈎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
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
猶蚊蚋蝨虱耳則太虛
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

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憑大也

侵

子禁反

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

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
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

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
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

僥國

焦音焦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焦僥氏三尺短之
至也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

大秦國

人長一尺五寸

事見詩含神霧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

山

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

人長九尺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

明其小耳荆之南有冥靈

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落葉為秋

者以五百歲

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

木名也一名檟

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

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

暮死簡文云歛生之芝

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

謂蠓蚋

蚋也二者小飛蟲也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

莊子云窮髮

有

溟海

十洲記云水黑色為溟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

稱焉其名為鯤

鯨魚也

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

莊子云鯨化為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翫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

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

彌正反與銘同

之夷堅聞

而志之

記之也○夫竒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

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

麼細也亡果反

字書云麼小也

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

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

在詒反日際也

揚眉而望

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

魮除倚俞

古之聽耳

人師曠方夜音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師曠晉平公

時人夏草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

惟

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

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

同

齋三月心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立照而已不假

於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

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砒普稱反

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

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

山海經曰

荆山多橘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櫟音柚

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

皮汁已憤厥之疾

氣疾也

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

焉

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為枳

鸛鶴不踰濟貉

音鶴似狐善睡獸也

踰汶

武中反

則死矣

鄆元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滎澤又

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鸛鶴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

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反謂汶

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遙

蜀郡東北遙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

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

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

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濶不踰數十

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

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

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
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地氣然也

此事義見周官

雖然形氣

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

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

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
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太行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

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

之北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山 韓詩外傳云懲苦也

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雜猶僉也

其

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

淮南子作魁阜謂小

山如堆阜

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

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

胡可反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

音本籠也

運於渤海之尾鄰

人京城氏之孀妻

孀寡也

有遺男始齠

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

齒謂跳音調躍也或之訛作佻誤也

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

智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

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

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

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

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

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

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

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

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

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至心命夸娥氏夸娥氏傳記所未負二山一

也花反二子開蓋神力者也

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

功于旦夕者聞歲暮而致嘆取美于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

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

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

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遂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

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

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

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

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

夏革曰然則亦有

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

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

舟車而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

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

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

濱北海之北不

知距齊州幾千萬里

距去也

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

所齊

子細反

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

方悉平周以喬陟

爾雅云喬高曲也郭璞云重隴也

又云三山襲陟也

當

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

擔甌

直為反甌甌謂瓦餅也

頂有

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

甫問反郭璞云今河

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大清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瀆

山頂之泉曰瀆臭過蘭椒味過

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

山上水流曰埒

經營一國亡

亡音

無下

不恚徧土氣和亡札厲

札厲疫死也

人性婉而從物不

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

士皆反

居不君不

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

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

息阜盛也

亡數有

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

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

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愷

昌兩反

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

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

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

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奸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

則徒卒百萬肆疑視撫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羨於彼

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

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

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駁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

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一

南國之人祝

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

害一本作被忌誤

髮而裸

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

北國之人鞞

鞞音末方言俗人怕

頭是也怕頭燥頭也怕又作鞞又作鞞帕七八反燥七消反

中而表中國之人冠冕

而蒙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

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

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法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

之東有輒木

康又

之國其長子生則鮮

杜預注左傳云人鮮謂

也少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

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

去聲本
作談

人之國其親戚

死朽

朽音

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

儀渠

又康

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

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

為異也

此事亦
見墨子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

都豆
反

問其故

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

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龜注云滄寒也桓譚新

論亦迷此事作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

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

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立相起子也均天

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於器

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

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

也絕人以為不然凡人不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

子亦有此說

詹何

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繭絲為綸芒鉞

音七

為

釣荊蓀

本作條

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鯁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

夫飾若餌挂微

鈎下沉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

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

子余反

子之

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織繳

音灼

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

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

分兩反

而學釣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

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
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
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

此諭者以諷
其用治國矣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

史記曰扁

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
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

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

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
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
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

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彊

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

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

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

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

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

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

有然魏世華佗能剗腸易胃瀦洗五藏天下理自有
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甄

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

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

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難教師文舍其琴嘆

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

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

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立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

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

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
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

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

池暴沍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

律月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舉一時之驗則

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官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至和之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幙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

凶也鄒衍之吹律

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

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

亡

音無

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

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

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

未窮青

之技

渠綺反

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

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

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

韓國善歌者也

東之齊匱糧過

音戈

雍

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

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

聲哀哭

曼聲猶長引也

一里

一本作十里

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

舞弗能自禁

音金

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發猶遣也

故雍門

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益

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

子期曰善哉我我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

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

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

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

也

言心闇合與已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周穆

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奔

音奄

山

日人所反還未及中國道

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

薦當作進

問曰

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日謂別日

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

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

能倡者

倡俳優也

穆王驚視之趣音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

駐音久曲顧也又五感反鎮猶搖頭也

其顧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

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

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

音舜

其目而招王之左

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

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

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

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

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

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穆

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

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蘊拙但

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滿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雲

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

日不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

滑釐音骨狸
墨翟弟子也

聞偃師之巧以

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

也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

策云更畜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

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蹶二年之

後雖錐末倒

都道反

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亞烏嫁反次也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

告我昌以矐

音毛

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

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猶

此而大馬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鞞射

食亦反

之貫虱之心而

懸不絕

以彊引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

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

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

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

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

淮南子曰中國嬰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

剋臂出血也

嬰所甲反

以誓言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

秦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甚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

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箕裘皆須柔屈補接

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論也

汝先

觀吾趣

趣行也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

惟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

纒得安脚

計步而置

疏概如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其步數

盡其巧秦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

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

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冑臆之中

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

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

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

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

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

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

汝其識之

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

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魏黑卯以暱媿殺丘邴章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暱媿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

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

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

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

鏗

上音芒下音謬

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鷩

也

鷩音寇生而須哺曰鷩自食曰雛

來丹之友申他

音他或音拖一本作抱

曰子

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

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

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
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
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
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
之淡淡焉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
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
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
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及焉此三寶者

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

不能害物

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

音預齋

七日晏陰之間

晏晚暮也

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

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

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

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

一本作拈奴魚反指取物也又音點

予來丹知劍

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

使我嗑

音益 喉上也

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

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

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

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

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

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

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 火浣之布

音緩 異物志云新調國有大州有火

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

其劍長尺有咫

音止八寸曰咫

練鋼赤及用之

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此周書所云

皇子以為無

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

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
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九十九

子部

列子卷六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

達係於智力此感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厄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

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

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

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

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

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

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

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

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

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北宮子謂西門子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褻音褐

音曷方言襖復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襖說
文云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襦褌短者曰褌褌有作短

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倮
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

食則粢

即夷反

糲

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糲米不

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云麥糲中不
破者是也蓋謂之粗舂粟麥為粢餅食之

居則蓬室出則

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

音麗屋棟

出則結駟在

家熙

音恰字林云歡笑也

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

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

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

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

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

丘羽

反本或作僂字
林云疏行貌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
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
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
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
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

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

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

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

聞理而服

北宮子

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菘菹

菘音戎菹音叔爾雅云菘菹謂

之菘菹即胡苳也管子云齋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菘菹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

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革輅

音路左傳云柴車也

若文軒

之飾終身適然

自得貌後楊水篇義同

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
少不足以緊意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

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當割反或
作怡者非

管夷吾鮑叔牙

並類上
人也

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

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倍公母弟
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倍公愛之令
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

本
作

忽奉公

子糾奔魯

糾襄公
之次弟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音舉小白
糾之次弟

既

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
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

食亦
反

中小白帶

鈞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

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

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

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

于况反

非夷吾其弗

可君必舍

音釋

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

音古

分財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
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

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

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

疾矣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

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

其為人潔廉善士也

清已而已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以欲

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能棄瑕錄善

使之理國上且

鈎乎君下且逆乎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中道苟不引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

非君然而可也

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己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未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替不聲不能成功

勿已則隰朋

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指然則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

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鄧析

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

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操

七刀反

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

竹刑簡法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

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義例與上章同也

可以生

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

天福也

自然

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

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飢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於死是之死

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

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

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

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

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

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

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

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

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遺喪楊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

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

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

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

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

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

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音棘屏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

胎氣不足乳澆

竹用反
乳汁也

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

音嗣

之盧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

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為
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

達者之
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

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

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

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

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

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

死自厚自薄鬻熊語大王

鬻熊文王師也

曰自長非所增自短

非所損算之所亡

音無

若何

算猶智也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惟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

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何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

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

楊布

楊朱弟也

問曰

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

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

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常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知

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

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

命者亡音無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

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

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

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人

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

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

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為外物視聽改其

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墨尿音眉方言墨尿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日尿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

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單音至音啍音啍然鄭玄注

真性故也○尿勅夷反單音至音啍音啍然鄭玄注

啞寬綽貌說文云啞寬音敷此皆默許輕關心腹貌啞許爰反慙反慙發迂緩急速之貌四

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

雅云誣誣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誣誣也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

適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

自以行無戾

也多偶

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

自專

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

乘權

謂乘用權

也勢隻立

孤獨自立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

眇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

所歸也俛俛

姑危反幾欲之貌

成者侑

音肖侑以也

成也初非成也

俛俛敗者侑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故迷

生於侑

惑其以成敗而迷之由也

侑之際昧然於侑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

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

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

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

任自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

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

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

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

得亦中

陟冲反半也下同
或陟仲反非也

亡亦中

中半也

其少智之人不

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

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

不後也

亡所不量

在智之
所知也

則全而亡

音

喪亦非知

音智下
知喪同

全亦非知喪自

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
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齊景公

游於牛山

今北海郡
臨淄縣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

音千廣雅云芊
芊茂盛之貌

若何滴滴

或作滂滂並皆
步郡反流蕩貌

去

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

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

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䟽食惡

肉可得食䟽食菜食○

惡肉可得而食怒馬棧

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

謂編木為之棧土限反

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

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

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

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

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

被菴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

行假當作

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

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

也自然冥
運也

列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

子部

列子卷七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

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

為關鍵以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

反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

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

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己故情無厭足

名矣

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燹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

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

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

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

淫君奢亦奢

言不重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

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

也收聚

則已施

始反此

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

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

曰

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舜偽以

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跡因事而生致偽者由

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

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省猶察也

楊朱曰百年壽

之大齋

去聲限也

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

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

音

之所遺又幾居其半

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

然而自得亡

亡音無

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

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

常狀

一本狀作饜音同

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

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

僞爾慎

一本作順耳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

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

手械也

何以异哉

异異也古

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

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
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
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故不為名所勸

一本作觀。為善不近名者

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

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

為惡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

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

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

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

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

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

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

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

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

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

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

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

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

寔

足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揚朱曰古語

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

相哀也不含

音撼

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

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

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

聽謂之闕

闕塞

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

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

顛與羶字同須延反鼻

通曰顛顛音舒延反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

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

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虐之主

廢大也

去

廢虐之主熙熙

縱情欲也

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

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

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

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

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

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者治身動遵法

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

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

也子產

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

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

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

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

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

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

亡音

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

知也穆之後庭比

類密反

房數十皆擇稚齒媿媿者

媿音烏果

切婦音
奴坐反

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

屏

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

於後庭以晝足

即具反
益也

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

子之娥姣

廣雅云
好也

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

蒼頡篇云挑
謂招呼也說

文作詭相誘
也詭大了反

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

本作

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

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

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

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

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音以謁其兄弟而告之

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

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

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

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

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

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

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變樂懷長愁於一世雖友體且存實鄰於

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

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

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辭亂我

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

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

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暨行於一國

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

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

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

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

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遼庭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

過逸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

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

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

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
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色主反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
本作往

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
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
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

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

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
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

所拘
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

財焉禽骨釐

墨子弟子也

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

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

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

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

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

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為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

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

復欣若以為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

愈於久生則踐鋒

音烽踐一本作蹈

及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

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

待終

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

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

高不以一毫利物舍

舍音捨

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

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

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

疑楊

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已趣故亦相答

對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

魚據切孟孫

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

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

音短

若一節

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

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察省

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

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

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闕

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

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

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

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蹙安口腹不得美厚

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

古沃反
告上曰

告發下
曰詰

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

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鮫

古本反
禹父名

本又
作鮫

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繁惟荒土

功子產不字過

音門

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

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

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曰

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

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
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
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
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
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祭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
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

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

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

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

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

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

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

於死矣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

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耒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耒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

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

如字又音誌下同

一當身之事或聞或

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

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

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

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

一遙反

死後數

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

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

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

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
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
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
既有不得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
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

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

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

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

是故曰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

至至也 恣其不敢恣 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 三為位出意求通 四為貨專利惜費 有此四

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

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已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

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 天下

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

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

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倦

急

筋節急也或作腫峻上音權下區位反睽醜筋急貌曰峻音區位切

一朝處以柔毛縹

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

一錯反

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

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

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羨謂天下無過者昔者

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麇

房未反緼麇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

汚○麇亂麻

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

廣廈隩室綿纊狐貉

音鶴

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

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

菽甘泉莖

泉胡泉也蒼頡篇云菽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菽思上聲

芹萍

爾雅云萍萍也

又芊蕝蕭也郭注今蕝蒿也初生亦可食也

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之貴者 鄉豪

取而嘗之蜚

蜚音哲

於口慘於腹

慘蜚痛也

衆哂而怨之其人

大慙子此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姣音絞色有此四

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馱之性無馱之性陰陽

之蠹也

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

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

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一

子部

列子卷八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

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

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

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
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為解故不
復荅列
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

應譬之影響
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

下孟反

將有隨

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
應之行乎邇見乎遠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

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
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

未悟故曰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

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
愛惡從之物不負己

湯武愛天下故王

于况反

桀紂惡

天下故亡

此則成驗

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

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

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

商周之書度

徒洛反量也

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

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

于偽反

富問猶學也

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本有本故未存存未

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當失本則亡身

幸

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

雞狗也彊食靡角

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

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

勝者為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雞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

己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列子學射中矣

丁仲

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

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

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

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

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

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

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列子曰色盛

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矜也

故不班白語

道失而况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况行之乎

故自

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

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已知則物願為已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

工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宋人有為

于偽反

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

所拜反

莖柯毫芒

亡音

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別彼列反

此人遂以巧食宋

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

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贖物

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

呼報反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

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

一本作過
或作適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一作亂

而殺

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

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

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

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

猶有

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

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
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
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
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
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
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

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

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

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

一本無不字

使君博如孔丘術如

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

子舍

音捨

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

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

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

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已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

之情也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

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

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

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

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

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

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

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答所以止盜

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

先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

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蒲

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

游鼃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七反故

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

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

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

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

音志

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

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

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

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

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

善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

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

知之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

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

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爭魚者濡

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
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
化自行

至

為無為

理自成
物自從

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
著而後爭解

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
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

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音狄穆子襄子家臣
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

中人

左人中人
虞二邑名

使遽人謁之

遽傳也
謁告也

襄子方食而有

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
有大小飄風

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
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

也

戒之深也

喜者所以為亡也

將致矜伐

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

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

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

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孔子之勁能拓

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

慎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

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

勁力也拓

舉也孔力能舉門闕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

音班服而

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

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

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

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

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

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

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

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

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錫音骸而炊之丁壯

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

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

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為蘭應劭曰蘭

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遊者也疑蘭與蘭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

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

屬音燭

其蹻

蹻音

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

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俠者

聞之復以

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

謂先僑人

技無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

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

樂曰子之年長張丈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

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

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七爾反躒跡也一本

作撤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

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擔纏薪菜者負索薪菜甚賤役者

有九方臯此一本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

過於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

沙丘

地名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驪

力移反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

者

謂九方臯

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

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

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

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

得其精而忘其麤

與麤同

在其內而

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唯天機也

不見其所

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準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準之此術豈止於

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

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

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

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

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

五勞反楚大夫也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

大者主惡之

惡烏路反

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

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

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

紀力反急

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

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機

音機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機祥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

果以羨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

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

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

此類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

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去之色盜

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

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

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

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

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

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引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

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

斗缺

以無妄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

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音髡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

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

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

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

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畧方寸三分長

寸五分銳其頭鑄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

采行碁碁行到處即暨之名為駢碁即入水食魚亦名
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
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
獲六籌為大勝也畧音則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

射

為句食亦反

明瓊張中

丁仲反

反

音翻

兩揄

他臘反

魚而笑

凡戲爭能

取中皆曰射亦曰投棗駟曰報采獲魚也揄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也獵反今本云揄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飛鳶適音雙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

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
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

下慳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

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

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

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父音甫下同

之盜曰丘見而

下壺餐

音孫水洗飯也

以舖

音

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

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噫音汝非盜邪

胡為而食我

音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

反

之不出喀喀

音

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

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

菱芡

一本作芡

冬日則食橡

音象

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

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

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楊子之鄰人亡

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

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

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楊子戚

子六反

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

之請曰羊賤畜

且救反

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

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

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

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

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

叔曰仁義使

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

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

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音祈

半本

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

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
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
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
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
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

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

音向

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

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

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

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

為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

善無近名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

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

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

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

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

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

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

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

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

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

用衆容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

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

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啣

子臘反

膚虎狼

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

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

亟去吏反數也

衆莫之與遂適田氏

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

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

馬醫哉

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况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宋人有游於道

一本作宋有游於道

得人遺契者

遺棄

歸而藏之密

數其齒

刻處似齒

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

也富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

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

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

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

鈇鈇也

意其

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

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

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一本作相非也

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

竊鈇者

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

紛錯皆從意生

白公勝慮亂

慮猶度也

罷朝而立倒杖策

音一

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

上貫頤

鋌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

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

音燭

著

直畧反

其行足蹟

音致礙也

株埴

埴音坎

頭抵

丁禮反

植水而不

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

並去聲

而之市適鬻

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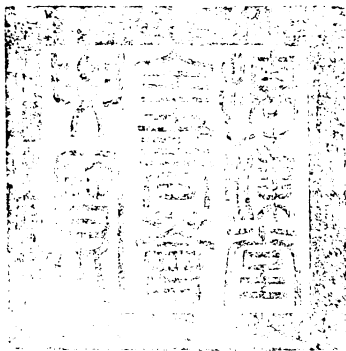
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

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
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
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况心乘於理檢情
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列子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膳錄監生臣沈廷棟